

悠彼甘泉注心田

万方振奋诵遗篇

李希泌

雄鸡一唱天下白，当新的鸡年到来前夕，《人民日报》刊布了《周恩来选集》上卷自1981年元旦起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新华书店发行的消息。人们奔走相告这一大喜讯。1981年元旦一清早，人们不顾数九寒天，朔风凛冽，从四面八方麇集到新华书店门前，排列长队，等待购买《周恩来选集》上卷，先读为快。这表明敬爱的周总理虽然离开我们五周年了，但人们仍然时刻怀念着人民的好总理。人们都怀着饥渴的心情学习周总理的光辉著作。《周恩来选集》上卷出版的重大意义，正如1980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消息，“《周恩来选集》上卷出版”所指出的：“《周恩来选集》上卷的出版，对于中国共产党，对于我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和理论工作，都是重要的事件。这本著作不仅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它将成为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继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理论遗产，学习和研究中国革命历史，发展和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

我怀着崇敬和如饥似渴的心情学习了《周恩来选集》上卷这本伟大著作。《选集》中的篇篇宏文，如日月经天，光辉灿烂，而每篇文章的内容，字字珠玑，美不胜收。当我读到《选集》中《悼李公朴、闻一多词》一文时，心情激动，久久不能平静。当年李、闻两先生被国民党暗杀后，“时局极端险恶，人心异常悲恫”的情景，重现在我的脑海中。三十多年前的往事，涌注心头，浮思联翩。

我记得第一次见到李公朴先生是1937年初在苏州地方法院看守所。这时，李公朴先生和沈钧儒先生等因“抗日有罪”，已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拘禁。这就是当年名闻一时的“七君子”事件。周恩来同志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与博古、叶剑英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到西安与宋子文谈判。周恩来同志坚持蒋介石先下令撤走中央军，先释放爱国领袖（指七君子），才放蒋回京。^①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终于释放了“七君子”。

由于沈老和我父亲李根源的关系，我曾到看守所去看望过他们。沈老年纪最大，被他们推为家长。他们虽然在监狱中，但表现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他们作息有定时。每天规定的学习和体育运动，从不间断。他们和我谈笑风生。李公朴先生引吭高歌《义勇军进行曲》和《大刀曲》，歌声嘹亮雄壮。沈老和邹韬奋先生等都和他唱起来，声震屋瓦。他们的正义歌声，使狱警慑伏不敢进来干预。他们为了申张民族正义，不怕坐狱砍头的精神，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抗日战争期间，李公朴先生在昆明开设北门书屋，给蒋管区的广大青年输送精神食粮。这个书店对于宣传进步思想与传播马列主义，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李公朴先生不辞辛劳到各学校、工厂宣传抗日主张，揭露蒋介石反动派真反共，假抗日的卖国行迹。李公朴先生的爱国赤忱，得到了云南爱国士绅与广大学生对他的尊敬和爱戴。但国民党反动派却嫉之如仇，欲去之而后快。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磨刀霍霍，决心扩大内战。那帮怙恶不悛的国民党特务，于

1945年12月1日在昆明杀害了于再等四烈士。四烈士的血迹未乾，他们又于1946年7月11日暗杀了李公朴先生。闻一多先生预定7月13日从昆明飞重庆，但为了料理李公朴先生的丧事，闻先生决定留下不走了。闻先生在7月15日中午出版的《学生报》上写了一段题辞：“斗士的血是不会白流的。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了，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的。”忿怒申讨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罪行。

15日下午，闻先生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的有一千多人参加的大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闻先生开始抑制住悲忿，平静地说：

“这几天，大家晓得，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用嘴，写出了说出了千万人民心中压着的话。大家有笔有嘴，有理由讲嘛！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偷偷摸摸的杀。”

闻先生讲到这里，他再也抑制不住心头怒火，突然大吼起来：

“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你站出来讲，为什么要杀死李先生？你们暗杀了人，还要诬蔑人，说什么‘桃色案件’，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无耻啊，无耻啊！”

闻先生最后表示了他将和特务斗争到底，视死如归的决心，他说：

“我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足跨出大门，后脚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闻先生在散会后走出云南大学校门时，他已发现有十几个特务盯住他。他鄙视这伙匪徒。他毫无畏惧地问他朋友：“怕什么？”接着他昂头哈哈大笑起来。

闻先生立即前往离开云南大学不远的甬道民主周刊社，主持记者招待会。五时四



十分，闻先生的儿子闻立鹤接他一起回家，走到离联大宿舍十步地方，前后窜出几个人，向闻先生开枪。闻师母听到枪声跑出来时，闻先生头部中三枪，左腕断了，胸部及别处中弹更多，已经气绝。②闻先生就这样被万恶的特务暗杀了。

周恩来同志在闻先生惨遭暗杀后两天，于七月十七日发表了《反对扩大内战与政治暗杀的严正声明》③，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

“昆明两次政治暗杀，足以根本动摇全国各民主党派与国民党当局团结合作。李公朴先生被刺后四天，闻一多先生父子又被刺，这完全是有所计划的，而且是肆无忌惮的政治暗杀。”后来上海各界举行追悼李公朴、闻一多先生大会，周恩来同志写了《悼李公朴、闻一多词》一文，由邓颖超同志代表他在大会宣读。这篇悼词虽寥寥不满百字，但蕴意极其深刻。

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白色恐怖笼罩着昆明。以春城著称的昆明，明媚的春光已被肃杀的气氛所淹没。周恩来同志为了激励全国人民反对国民党反

动派的斗志，他在“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的誓词中，给全国人民指出了奋斗的方向，并预言国民党反动派必然失败：

“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历史的进程正是这样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反动派覆亡，完全证实了周恩来同志的科学预见。

《选集》记录了周恩来同志历来重视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建设我们的国家，与他们保持着各种交往和联系。

解放以后，我因我父亲的关系，非常荣幸地见到周总理数次。记得有一次于一九六〇年在北京医院我父亲的病房内见到周总理。总理将于次日飞往云南德宏自治州首府芒市，在那里和缅甸政府总理会商签订中缅边界条约。总理在百忙中来到北京医院看望我父亲，并将他的芒市之行告诉我父亲。总理对我父亲说：“李老，你在清末，为中缅边界问题反对英国殖民者侵占我国领土，出过不少力。现在中缅边界问题即将彻底解决，李老可以放心了。”我父亲对总理无微不至的关怀，由衷感激。这时，他的病情虽已脱离危险，但还不能言语自如。他频频向总理翘起大拇指，表示对总理崇敬之意。当总理知道我在北京图书馆工作，总理对我说：图书馆工作很重要。北京图书馆收藏有丰富的图书资料，要很好整理和利用，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时，我父亲已被聘任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范文澜，副主任委员李根源、顾颉刚、杨东莼、申伯纯）总理对我说：你父亲经历的事情很不少，如中缅边界问题就是一椿。你父亲年老多病，你可以协助你父亲整理资料嘛！周总理二十年前对我的谆谆叮嘱，至今如涖彼甘泉注心田。

此外，还有两件事，我作为一个图书馆工作者永远不能忘怀：周总理在他病情日益沉重，工作处处受到“四人帮”的干扰和掣肘

的岁月里，他仍然惦念着北京图书馆新馆的建筑和编辑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两项工作。

今天手捧《选集》，凝视周总理在病枕上对北京图书馆建筑新馆要“一劳永逸”、建筑高度和书库大楼层高的亲笔批示，思念无尽。

“四人帮”粉碎后，图书馆的领导和工作同志都认清这两项工作是周总理的遗愿，全力以赴。关于北京图书馆新馆的建筑，据悉：最近中央书记处听取和讨论了关于图书馆工作汇报之后，决定按照周总理生前的指示，将北京图书馆新馆建设列入国家计划。新馆由北京市负责筹建。北京图书馆正在积极努力，做好正式开工前的一切准备工作。1985年将周总理关于建新馆批示十周年，希望十年基本有成。^④至于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的编辑工作，亦在积极进行。参加这一大协作的工作的同志，都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地力争尽早地实现周总理的遗愿。

- 《诗经》邶风泉水篇“涖彼泉水”，涖通泌，泉水流貌。标题大意是指：总理著作出版，有如甘美的源头活水注入作者心中。

参考材料

- ① 详《关于西安事变的三个电报》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0—71页
- ② 参阅王一（许师谦）：《闻一多与吴晗》载《光明日报》1979年3月27日
- ③ 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36—237页
- ④ 参阅《从这里踏入知识的“殿堂”——访北京图书馆副馆长丁志刚》载《北京晚报》1980年2月7日

